

第二十六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青少年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趙善恆@ToNick（趙）、卓翔（卓）、黃修平（黃）、黃鈺螢（螢）、盧鎮業（盧）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司徒頌欣（司徒）、黃銘樂（樂）

范：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從十套入圍作品中選出金獎、銀獎各一名，及三名特別表揚獎，總共五個獎項。金獎及銀獎會分別得到二萬元及一萬元的獎金，特別表揚獎會有獎狀頒發。由於此青少年組需要的鼓勵的元素比較高，我們會在青少年組頒發三名特別表揚獎。我們先為每部作品提供簡短的意見及看法，再討論獎項安排。第一套作品《學校回憶》。

黃：今年參賽作品整體水準如何？

盧：其實頗尷尬。今年參賽作品整體數字頗低，在二十四套作品中，過半數是來自同質性很高的機構或作者。例如：其中一位導演創作了四套作品，另外四五套作品是來自兆基創意書院，《團圓》則是來自社企創意計劃項目，有五六套作品是來自該項目。由此可見，整體參與創作的數字比二十四套作品更少。

黃：有四五套作品是來自兆基創意書院，而其中一位導演則創作了三套作品。

盧：對。另外四條是來自 *The Toilet Exorcist* 導演¹的作品，沿用了上年的語言風格，但有點失控。

黃：那不是兆基的作品？

盧：不是，但水準頗尷尬。

范：我們也曾討論過入圍作品是否一定要有十套，我記得之前也曾出現只得七套作品入圍的情況，但最終認為他們能在這時候作出作品都難得的。

黃：我覺得這十套作品的水準不錯，除當中一部《Days of being Grounded》令我有點疑問，看完後我心想：已完了嗎？其他的作品都挺平均，看完挺實在。那我先講我對第一部作品《學校回憶》的看法，我覺得作品很可愛，很真摯，很完整地說出疫情期間同學想回校上課的故事，很單純很簡單，令人看得開心。

盧：我記得看初選時，會有前設以為會有很多關於疫情的題材，但最終其實不多。這部可說是唯一一部以他們的視角說出停課心情的故事，這個視角是重要的。老實說這部作品在技術上還有不足，但它的題材和視角會令我們加分。

螢：導演是中學生，我覺得他已盡力用了不同的表現手法，例如用 Zoom 的部分也能捕捉那種感覺，頗有創意。作品用了一些很當下的手法，令人觀看時已知道作品的時間設定就是現在，手法運用很不錯。

¹ "The Toilet Exorcist" 為第二十五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參賽者蔡承浩之參賽作品。

黃：回看資料得悉導演是男生，有點驚訝。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主角卻選了一個不同性別的人去演繹。

螢：我也是。

卓：我覺得作品節奏可以更爽快，結尾部分早點完的話，效果會更好，現在似乎把一些事情不斷解釋，變得愈來愈直白。

黃：多年來中學生作品都是如此，較喜歡加補白，在這方面改進不大。

黃：幾部作品都有類似問題，例如有部尋找愛，《情紓》也是，傳遞不到那種感覺，這在學生作品中很普遍。

盧：題外話，當我們翻閱中學生的 IG (Instagram) 故事時，會發現近似他們年紀的生猛和跳脫，但一到處理完整作品時，我會覺得像我以前讀中學時拍的東西一樣，多年來都沒變化。我對此不太理解，因為明明手機的應用已令他們更慣於拍攝和掌握影像語言，但一回到 16:9 格式時，就出現問題。

范：好，下一部作品《謝生》。

盧：我想提出一個規程問題，片中字幕顯示陳瑋龍是導演，但他是否沒報名？

樂：是，另外有幾部作品也有類似問題。

螢：因他已超過十八歲，另外有幾部作品也有類似問題？

范：青少年組的參賽資格是創作者及其版權擁有人之年齡少於十八歲，而劇組其他成員之年齡並沒有限制。青少年組偶然出現這類「古惑」的情況。在現行的參賽規則下，他的確有權以這種方式報名，而且他必須清楚在公開放映，場刊上，以至得獎時，我們只會按照報名者的名字頒獎。

卓：但公開放映時觀眾會看到另一導演的名字在片尾字幕上。

范：這方面也很難控制，尤其是青少年組，因為分工未必如專業作品般清晰。

黃：有沒有再聯絡這些參賽者澄青年齡問題？

范：報名者有責任釐清背後牽涉的問題，包括簽署聲明書。例如作品中出現配樂的話，報名者需自行處理好相關版權問題。如作品由多於一人執導，我們也只會視報名者為有效代表，即作品仍屬該報名者執導的作品。

趙：那會否影響我們對作品的評價？

范：以前的作品曾出現明顯有老師視角的情況。至於你們會否因此而影響對作品的評價和觀感，則由你們自行定奪。

黃：這情況較難定奪，皆因片尾字幕已講明導演不只報名者一人。其他作品可能有老師提供意見或指導，但字幕不會出現老師的名字，我會接受這情況。現在這部作品的情況，是參賽者默認他和一位超過十八歲的朋友合導，這是很奇怪的。如果他不寫明，我會接受。

盧：以你們的理解，陳瑋龍是和同班同學合作，還是這是師生合作出品？

范：根據同事查詢，他們是同班同學。

盧：即是這位同學可能早幾個月生日。

趙：年紀只是大一點？

螢：我覺得還可接受，因很多青少年都有拍片習慣，情況可能是他們拍片後知道有 ifva 比賽，便拿已拍的短片參賽，我覺得還可以，未至於顯示他明顯請外援幫忙參賽。

趙：即是我們應把他當作青少年，而青少年確實值得鼓勵，只是他可能剛剛超過青少年組規定年齡，應這樣理解嗎？

黃：他沒有犯規，但卻在作品上講明，很奇怪。如果他在個人 Facebook (面書) 上說，還算可以，但總之我們不能要求他改字幕吧。

盧：就作品而言，我覺得很好看，很過癮。

黃：就完整性而言它太開放，但角度，質感都很不錯。

盧：我很喜歡作品半紀錄片半劇情片的觸感。我看了三分一，仍未弄清它究竟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這種混合掌握得很好。在開頭幾個鏡頭中，作品也用了很戲劇性的燈光，點子很好。

螢：看到中段時，覺得作品是在紀錄一個管理員的日常，但日常得來同時也有張力和高潮。我同意小野（盧）所說，作品在這方面拿捏得很好，有幾場戲例如嘗試用電視和收音機等，效果都掌握得很好。《團圓》看著放了電視那場也很好，但這部有陳述，特別是同時有人打電話來，然後對白說說你不能養貓，這一場很有張力。

卓：今次是我第二次觀看，我第一次看時更喜歡，可能因為第二次是在銀幕上看，有些地方略顯著跡。我也見過這位管理員，看出有些部分是作品要求或希望他做某些事，也看出他很努力，但有些部分會出現瑕疵。我頗喜歡鎖匙那段，處理得很好，只是覺得部分對白或表情有瑕疵，可以再做得好些。

趙：你說見過那位管理員，意思是他真的是一位管理員？

卓：對，他的確是一位管理員。

黃：如果作為一個認識兆基創意書院環境的人來看，就會覺得很有趣，但如果是一個不認識兆基創意書院的人或台灣人看的話，他會知道這是校園嗎？導演純粹告訴別人他生活的地方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並沒設定明顯主題。

范：好，下一部作品《Days of being Grounded》。

趙：我想補充，我很喜歡《謝生》那股「忍住道火」的控訴。

螢：那些錄音感覺很強烈。

趙：很希望能在青少年組中看到更多這類作品，控訴力度很大。關於《Days of being Grounded》，我們第一輪選十套作品入圍時也討論了很久。我覺得這部作品有趣之處在於它夠短，短是很重要的。另外，作品沒有對白、沒設定，而是將生活所見用剪接、顏色、音效來營造重複的感覺。我覺得這個實驗是成功的，但未至於得到金銀獎項。

盧：這部作品真的很短，我覺得對我最有衝擊之處，是能用一分鐘充分表達出疫症的主題，而《學校回憶》則用了很多正當的方法去表達。

范：下一部作品《生日願望》。

螢：我覺得《生日願望》很有趣，而且結構清晰，設計有心思，故事也有追看性。

黃：作品很坦率也很簡單。有個女生改變了主角的生活，然後有個像《叮噹》裡暗戀靜宜的高材生出場，追到女生後主角仍是回歸原本世界和平，身體健康的願望，很幽默。

盧：這部作品散發強烈的共鳴感，我們讀中學時總會有一些同性或異性朋友，在彼此相熟後突然疏遠，就算多年後回想也會有感覺。看這部作品，會令我回想以往和朋友的關係。

螢：當中幾個畫面交代角色的孤獨與快樂，捕捉得很精準，例如自己買蛋糕那場，會感受到他的寂寞。

趙：作品很坦誠地表達了少男的心事，那種黯然也交代得很清楚。我不太感受到作品簡介說是關於友誼的變化，只覺得是一個少男暗戀別人的故事。

黃：宅男的故事很直白，但許願部分最後回歸世界和平，這點子其實頗細膩。

卓：故事是直白的，開頭的處理是常見的，但結尾與一般同類作品不同。

盧：設定或許和同類作品差不多，但結尾是很跳脫的，很有心思。

范：好，下一部作品《老張的審判》。

黃：作品很有火，很能掌握鏡頭力度，但我不太接受由小朋友扮大人這設定。

卓：如果由合乎角色年齡的演員主演，效果會很不同。

黃：以正規演員演繹已可以很厲害。

螢：有點可惜，點子不錯，但演員力度不足，影響整體感覺，實屬浪費。題外話，以前的作品中有很多社會關懷題材嗎？

黃：我接觸的青少年作品中，家中長者如祖父母是恆常題材，每年的參賽作品都有。

卓：很少拍父母？

盧：參賽者如果拍父母的話，會描寫自己如何不被理解。拍祖父母的話，他們就會是主角。

趙：但我不會將這部作品理解為關懷老人的題材，我只覺得是借題發揮。老人只是背景，創作者其實是表達對現況的態度，第二次看時覺得演員演出沒第一次看時突兀。

黃：作品在鏡頭運用方面，成熟度非一般。鏡頭很自覺，法庭戲份也很自覺用黑畫面，對白有心思。

卓：劇本和剪接俱佳。

范：好，下一部作品《情紓》。

- 趙：這部作品的選角直接影響觀感。作品能拍出青少年對愛情的感覺，我頗喜歡。雖是 puppy love，但也集中描繪了主角的疑惑，很不錯。
- 螢：有點水過鴨背，很多內容都沒深入探討，不夠完整。
- 趙：我就是喜歡這種不完整，因為這些關於感情的疑惑是沒有答案的，純屬個人感覺。
- 黃：我已不太記得內容，只記得畫面，例如公屋一場很震撼，但之後的畫面和故事又好像沒關係，一男一女的對話又令人感到模糊，交代不清。
- 趙：不知道作品中的燈是打燈還是真的是黃昏？我說的是《團圓》，較喜歡《團圓》中的燈光。究竟是否真的在等那燈光？
- 盧：我看了很多次都仍覺迷惘，掌握不到線索，導演處理時不夠清晰。打字的女孩是我們看到的女主角嗎？如果打字的女孩是女主角嗎？如果是另一人的話，即是故事出現三個女性，會令故事的層次變得不同，創作者在處理這些線索交代得不太清楚。
- 趙：有點亂，因造型和髮型等不斷變，難辨認。
- 螢：是，我也在想究竟戴花花頭箍是誰，有點錯亂。
- 黃：鏡頭倒是拍得不錯。
- 范：好，下一部作品《心之所向》。
- 黃：美玲是《小甜甜》的角色？
- 螢：是她媽媽的女朋友。
- 盧：角色命名和《小甜甜》有關嗎？作品中媽媽年輕時的女友叫美玲。
- 趙：我很喜歡結尾的一個鏡頭，像漫畫。
- 黃：《小甜甜》沒有同志元素吧？
- 盧：不清楚。
- 螢：較像少女漫畫那種。
- 黃：美學上是這樣，但故事性不強。
- 螢：故事構思是有驚喜的，想不到原來是女兒找到媽媽的信，以他們的年紀能想出這樣的情節已很不錯，有驚喜，雖然演技還差一點點。
- 黃：故事結構不錯。
- 卓：其實作品在演員、技術甚至聲效都有不少瑕疵，要看字幕才知道角色在說什麼。我們初選時覺得故事特別，雖然結尾部分略嫌太直接。
- 趙：記得初選會議時我們也討論過，雖然作品有瑕疵，但有其價值。作品由學生和母親一起拍攝，意義很大，而且有趣。片尾字幕是鳴謝 the best mom on earth，相信他們在拍攝前已有很深入的了解和討論。

螢：刻劃兩代人對性取向的看法和歷程，成功做出對比。

趙：我們這一代人常挑戰上一代的保守思想，但其實欠缺體諒，因上一代的環境不容許他們做自己。我再看這部作品時，覺得它欠缺這方面的探討，彷彿只有忠於自己才是對的。

螢：的確，片中女兒不斷指責母親。

盧：在對白上的確如此，像是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反撲與質問，但在鏡頭上會看到媽媽靜靜地翻閱自己和美玲的過去，觀眾會開始認同她。鏡頭對她有關懷，母親被看見的感覺也強。

范：好，下一部作品《團圓》。

盧：在銀幕上看，見到有不少穿崩位，雖然父親的造型和白平衡效果以盡力營造年代差異，但抽油煙機及插蘇等，都和故事年代有衝突。婆婆看著合照，但很明顯是合照是上星期拍，讓我看作品時跳離作品。

黃：相信有導師幫忙，例如課室的戲份拍得很順暢，拍片的方式也像是專業劇組輔助。

趙：無論故事題材和執行，都不算很青少年的感覺。故事中角色對老人家的態度和反省，在這個故事中顯得有點虛假。

螢：可能是因為作品是參加那個社企基金計劃，但對我們來說就不太合意。

趙：這像是創作者為符合其他規則而創作的東西，不像他原本想做的。

螢：孫女搓湯丸搓得太好，很驚訝。飾演婆婆的演員演得不錯。

范：下一部《Terrolice》。

盧：我很喜歡這部作品，表現方法很劇場，在聲畫上的沒頭沒尾反而建立了情緒，在非語言的設定下能表達情感。設計也很聰明，小朋友矇著眼在現場玩遊戲，但轉化成影像後變得不只是玩遊戲般簡單。

螢：我覺得鏡頭和現場表演者之間的連繫不強烈。

卓：例如是打小人那場？

螢：形式是打小人，但究竟想表達什麼？又例如角色化妝時突然哭起來，也令我不明所以。

盧：她被噴霧噴中。

卓：然後咳。

盧：我的理解是導演想透過這件物件指涉胡椒噴霧。

螢：聲音、動作及剪接加起來有壓迫的感覺。

黃：我看到一個類似沒有錶帶的手錶。

盧：像是用錫紙包著的銀。

螢：我只留意到她的髮卷，婆婆的衣裝也很漂亮。

趙：壓迫的感覺是表達到的，但我看時有很多問號。這是成功的實驗，但可否稱爲一部作品？我不太肯定。

螢：如果要達到同一效果，是否可做少一點？

黃：創作者只是很直接地把怒火用一些有沖擊的畫面激烈地表達出來，例如刀、蒙眼、紅色書等，但這些意象都沒再進一步發展，並非以傳統透過辯證來表達主題。這位參賽者的三部作品都是開放式的，但我會期待他在沖擊方面花更多心思。這部作品有很基本的感覺，那些影像也一定會令人有反應，但理應再進一步。

卓：見他的創作者的話也說是錄像作品，與另外兩部不同。錄像作品或許不追求完整性，可能他在畫廊展示或用兩個螢幕播放的感覺會不同。

黃：每個角色的造型都可以用來印一張海報，可以是這幾個角色的攝影作品，表達出來就可以有很多的解讀。

螢：像在澳洲畫廊看《Manifesto》也是很獨特的經驗。

趙：我很享受觀影過程，腦沒停過。

黃：有衝擊，有衝擊總比沒衝擊好。

范：下一部作品《-.079.-》。

螢：在沒資金的情況下都堅持拍科幻片，這是值得嘉許的，創作者須用盡方法去令件事不低廉不簡陋。

盧：令觀眾感受到電腦的角色有情感，讓觀眾感受到，這是不簡單的，尤其是這部作品這麼短而且預算有限。

螢：究竟是人被放在電腦裡還是什麼？角色設定頗有趣。我覺得作品做到的效果比創作者的話所說的更多。

范：有補充嗎？

盧：反而在創作者的話所說的東西，並沒在作品中反映出來。我見到的是監犯與另一監犯的情誼，相濡以沫。

卓：概念的執行非常成熟，剪接、聲音、場景，用有限資源營造也效果不俗，電腦的角色說自己是沒情感，但角色建立得很好，也令人信服。

趙：拍攝上很難處理，故事背景和設計有心思，再加上沒有太多資金，第一次看時已覺了不起，尤其是創作者是十八歲以下，非常難得。雖然第二次在銀幕上看比第一次看時覺得有點突兀，但仍能讓我投入，因這故事是很容易出事的，它處理得很好。

螢：尤其是處理這種命題容易變得說教。

黃：我覺得首尾呼應的結構有點問題，開頭的那幕令我有點不明白。

卓：的確未必需要在開場預告結尾擋著門那一幕。其實影片結尾他是可以選擇完結在擋著門那一刻，現在結尾由電腦紀錄這個人的死亡，是推進了多一層意義。

范：現在來到第二部分，就是獎項提名。

趙：《心之所向》可以得到特別表揚，《-.079.-》可得金獎，銀獎我沒有頭緒。

螢：《謝生》和《-.079.-》兩部俱佳，我會較傾向《謝生》拿金獎。

黃：《-.079.-》？

螢：即是那部科幻片。另外《Days of being Grounded》和《Terrolice》的感覺也很類似。我覺得《心之所向》和《老張的審判》是可以得到特別表揚的，但也要留意會否金獎銀獎都是同一參賽者奪得。

范：始終都應該是看作品質素定奪。

盧：我都傾向《謝生》和《-.079.-》有獎。會不會有可能頒發雙金或雙銀獎？《老張的審判》或《生日願望》則可望獲特別表揚，我喜歡《生日願望》不賣弄。

趙：雙金雙銀的意思是？

盧：即是例如兩部作品同時獲得金獎時，銀獎從缺。

范：雙金或雙銀是可行的，但我想提醒的是這安排否必須。

卓：李念聰的三部作品較完整，我覺得他應該拿金獎，但他可能以個人而非作品名義得獎，這樣便可以涵蓋《-.079.-》或另外一部作品並列金獎。

盧：如果頒發雙金獎的話，銀獎會懸空？

范：對，因設雙金獎的話已會將獎金瓜分。金獎的獎金是二萬元，而銀獎獎金則為一萬元。如頒發雙金獎的話，每位金獎得獎者可得一萬元，而銀獎不懸空的話，得獎者則可獲一萬元，換句話說金獎和銀獎得主會得到相同的獎金金額。

卓：如果同一人有兩部作品奪得金獎，他就會得到二萬元獎金。

范：一切以作品為依歸。如果我們頒發雙金雙銀雙特別表揚的話，這樣會變得幾乎所有參賽作品都能得獎。頒發雙金獎的話，即意味金銀獎爭持不下難以定奪。另一種情況就是頒發雙銀獎，然後金獎從缺，即意味今年的參賽作品中沒有一部能達到獲頒金獎的水準。

黃：我的選擇是李念聰的三個作品、《老張的審判》和《學校回憶》。我沒很強烈覺得哪一部應該奪得金或銀獎。雙金或雙銀也是很難判斷，是否一定要雙金或雙銀？不過，《謝生》其實是雙導演，《-.079.-》他也與另一人合作，情況很複雜。他寫明導演還有另一人，而且是年過十八歲，很難處理。

范：之前有發生類似過的情況，但就規例上而言，參賽者沒有犯規。我們每年都會研究如何修訂規例，假如創作者修改片尾字幕，但他的劇組成員已是二十五六歲，那麼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得悉或禁止他參加青少年組。當然，你可以說他們很「識玩」，會鑽空子。暫時我們只能規定導演或主創者是十八歲以下，並期望大家都誠實地尊重比賽。

黃：明白，但他講明導演有另一人就太奇怪。

卓：兩位導演日後都可以說自己是金獎得主。

范：我們的獎座以及所有紀錄上只會有參加者名字，以今次來說就是李念聰。

黃：回到李念聰的問題，如果是小學生參賽而找父親幫忙，父親名字不落片尾字幕的話，我覺得是沒問題的。但他明知而在字幕寫明導演不只他一人，那是否欺詐行為呢？

螢：可能他覺得作品得獎機會不大，但始終有另一人參與，想給他功勞？

黃：但始終不能落導演。

盧：這次情況之所以尷尬，是因為作品其實是參賽者的功課，做這功課時是和同學一起合作，而同學當中也有超過十八歲。當他們得悉可以參加 ifva 時，會考慮究竟應該參加青少年組或公開組，但參加公開組的話可能勝算較低。我始終覺得作品的創作團隊也是同一代人。

趙：會否考慮只選一部銀獎，而金獎從缺。

盧：但我們應以獎項排名來解決規例上的模糊之處嗎？

黃：香港電影金像獎是很嚴格的，當年《狂舞派》我們不可以報名提名最佳動作指導，就是因為片尾字幕中只有舞蹈指導而沒有動作指導。

范：當然，這次我們從他的片尾字幕中發現有點不尋常但始終應以作品水準來判斷。我尊重評審的決定，只是想給大家一個清晰的指引。基於現時參賽規例，我們接受他參加青少年組，但當然你們可以質疑作品得到太多外力參與，從而認為他不應得到任何獎項。

卓：本來我想提名李念聰拿金獎，現在建議《-.079.-》及《謝生》金獎。

范：暫時總結一下，Sonia（螢）挑選《謝生》為金獎，而卓翔則選《-.079.-》及《謝生》奪雙金獎。

黃：我會選《謝生》為金獎。

盧：我也是較喜歡《謝生》，雖然我有點猶疑頒一金一銀給同一參賽者是否合適。

趙：我不覺得要頒雙金獎，《-.079.-》的商業味重，如果這部得金獎，可能日後他就會走這條路。如果《謝生》得金獎，他或會覺得可以繼續拍這類較個人及較具控訴性的題材。在青少年組比賽的情況下，《謝生》更應受鼓勵。

黃：《謝生》這種作品挺缺乏，《-.079.-》對我來說驚喜不大，用 AI（人工智能）合成聲音說道理，我沒有太大感覺。用英文對白則令整件事更容易令人接受。

盧：我觀看時也在想他是否英文科出身，英文對白的確令人容易投入。

范：大家一致贊成《謝生》獲金獎，一個金獎。現在可討論銀獎，根據我們的討論，《-.079.-》得到較多提名。大家有什麼意見？

盧：有沒有其他的提名？

螢：我有想過是《老張的審判》，但它在製作上的落差頗大。

黃：銀獎方面沒有太多其他選擇，我會選《-.079.-》，反而特別表揚則有更多作品值得討論，因只是表揚級別，得獎原因可以更廣闊。作品水準未必要很好，但有值得鼓勵之處。

范：《-.079.-》獲銀獎，有沒有意見？

盧：曾想過是否雙金，但當《謝生》和《079》再作比較，有明顯差別。

卓：我依然對金銀獎由同一人奪得有保留。《謝生》的創作精神是好的，雖然有瑕疵，但我覺得兩部作品一起拿同一獎項，比一金一銀獎好。要思考同一人奪一金一銀，或同時憑兩部作品奪得同一獎項，對他和其他參賽者帶來的意義。

趙：我覺得兩部作品應該是雙銀獎，而不是雙金獎。剛才討論過很多關於參賽者本身的報名資格問題，但無論如何，我都覺得兩部作品未能奪金。

螢：我同意。

盧：這兩部作品是否真的不足以奪金？我對此有疑問。

螢：是否意味頒雙金獎或雙銀獎，會反映我們對他在報名程序事件上的立場和取態？

盧：報名程序部分不應納入考慮，因為大會已讓他正式參賽。

卓：我想了解你們對雙金獎安排有所保留的原因。

螢：我覺得整體水準有分別，《謝生》始終更佳。

黃：我覺得兩部作品在創作上明顯有分別。《-.079.-》處理得宜，題材上也有突破，提及有感情的AI (人工智能) 時也言之有物，但驚喜不大。《謝生》令人眼前一亮，而且用了一個真實環境作場景，有真實有虛構，刻劃了此世代疫情期間的氣氛，當中穿插貓的故事線。主題雖然不太清楚，但散文式的表達也很完整，並有強烈質感，鏡頭觸覺很好，所以《謝生》的水準更高。以近五六年間的青少年參賽作品來看，這部半紀錄半劇情的作品是非常優質的，今年的入圍作品也沒有紀錄片，這部的形式是值得鼓勵的。因此水準上確實有高下之分。

盧：我覺得 organic (原始) 的感覺不容易營造，他已掌握一定的拍攝技術，但仍能表達出這種 organic (原始) 感覺是很難得的。他沒有刻意打造精準的作品，而作品中的不準確，更展示出一種特別的魔力。實和虛的空間運用很好，也反映了他的功力。如果他拿雙金獎的話，會否覺得即是兩部作品的水準沒分別？我覺得我們應告訴他兩部作品水準有別，這是重要的。

黃：想了解卓翔是否覺得《謝生》有不足之處。

卓：我的考慮較複雜，只是在思考，兩部作品在獎項方面如何平衡。

黃：你是紀錄片導演，會否對《謝生》中的半紀錄半劇情混合形式特別敏感？

卓：看時覺得最特別是類似夢境的狀況，有很多植物的場景令我覺得他的模糊是好的。但有一組鏡頭我覺得不太需要，就是有個學生在校門閘口與謝生隔閘對話，兩個鏡頭分別置在閘口內外拍攝，繼而來回對剪三四次，影響了紀錄片的感覺。因為這組鏡頭而影響了他的觀察、虛實的模糊性，是美中不足。導演要求謝生演出，顯露出瑕疵。雖然如此，整體創作意識仍比《-.079.-》高。

黃：大家對那隻垂死的蟑螂有何看法？我覺得很強烈，但做多了。

卓：未必需要那個結局，或許是我接收不到他想傳遞什麼。

范：金獎維持是《謝生》，銀獎是《-.079.-》。

趙：如果《謝生》奪金，我就不想《-.079.-》得銀獎。

黃：之前幾屆曾出現懸空金獎只得雙銀獎的情況，是因為十部作品都令我覺得很淡然，感覺不強，但今次《謝生》有很多優點。

范：之前青少年組幾乎隔年便懸空金獎，因為參賽作品質素的確未及金獎水準。評審會議也顯得沒什麼可討論。我聽到大家的考慮在於參賽者的報名問題，但我們始終希望大家考慮作品本身。李念聰也應好好閱讀今天的會議紀錄，因你們給了他很多在創作路向上寶貴的意見。他的三部作品風格截然不同，錄像作品甚至可以放在媒體藝術組參賽，可見他有很多可能性。如果我們回歸作品本身，或不必考慮太多創作者背後的動機而去決定獎項花落誰家。他需要知道大家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我也很同意小野（盧）所說，如果他只交了一份作品，是否那就可以毫無懸念地奪得金獎呢？

黃：《Terrolice》需要得到特別表揚。

螢：我同意。

卓：大家是否同意除了《-.079.-》或《謝生》，其他作品都不會是金銀獎得主。

（眾人點頭）

卓：這樣我們可以開始討論特別表揚獎項。

黃：特別表揚的詮釋空間較大。今年作品中很少提及反修例運動，可能大家都有避忌，我對此感到有點失望。《Terrolice》是唯一一部刻劃隱藏的憤怒，並將其抑壓地表現出來的作品，所以一定要佔一位置。

螢：我認同。

卓：我會提名《生日願望》。

螢：我也認同。

黃：大家似乎對《學校回憶》沒甚感覺。這是一個很乖很善良的學生拍出來的完整作品，我也頗喜歡。

螢：我喜歡《老張的審判》和《心之所向》的關懷。

趙：《生日願望》不太值得獲特別表揚，因為作品太安全，也不特別。

黃：我覺得《心之所向》的製作太簡陋，我明白大家投選的原因，但它太簡陋，和《老張的審判》很難比較。《老張》的電影語言很好，但裡面的內容卻出錯，而《心之所向》對電影語言的掌握較差。

盧：如果入圍已是鼓勵，那《心之所向》已得到鼓勵。

螢：《老張的審判》應獲鼓勵嗎？

黃：很難，它的偏差和失衡太嚴重。

螢：對，看完後不知作品想表達什麼。

范：提提大家特別表揚其實某程度上可理解為銅獎，又或者是真正有特別的東西值得表揚。頒獎禮時會有一個關於該組別的概括性評語，例如在以往的頒獎禮中，黃修平和洪榮傑都曾在評語中

提出嚴厲批評。洪榮杰那次痛斥參賽者擁有很不錯的拍攝裝備和條件，但拍出來的水準強差人意，令得獎者上台領獎時也自責道歉，很可愛。

黃：以前參賽時我也記得頒獎禮場刊中也刊載了不少對作品的負評，十多年前我拿金獎時也被梁文道批評。

盧：可能是以前的評審更嚴厲。記得我拿銀獎那年，許鞍華說我的攝影有太重的學院派色彩。

黃：以前對著演藝學院同學的參賽作品，評語常會是他們的作品太學院派，欠缺熱情，印象中頒獎禮場刊以前刊載的多是負評。

盧：回到特別表揚的討論，是否意味《Terrolice》已是十拿九穩？

范：全部都同意？

（眾人點頭）

盧：似乎沒有另外一部能令大家一致認為可獲特別表揚。

趙：Special mention 中文叫「表揚」，但《老張的審判》又會覺得應得到特別提及。

黃：他們用作綁腳的絲帶可以更認真地處理。

盧：法官大人的槌是拍豬肉的槌，很好笑。

螢：我覺得作品有荒謬感。

黃：但又不是全然表露出他想帶出的荒謬。

螢：還有沒有其他也值得表揚？

黃：我會選《學校回憶》。

盧：《老張的審判》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它太容易放過自己，《學校回憶》也有類似的情況，結尾說得太直白，尤其是那個女孩說：「我都是不說那麼白了。」

卓：但明明她之前就已經把所有東西說出來，已經非常直白。

趙：再白些會是怎樣？

卓：中間有些手法是令人驚喜的，例如 Zoom 畫面那些不見樣的同學們也有趣。

盧：那些見名不見樣的部分是很有趣的，對白也明顯是導演寫給他們，而非他們的真實日常對話。

卓：相信是逐個拍攝，有些同學畫面會重複。

盧：如果那一場是五個人開 Zoom 然後作螢幕截圖，可能會更有力量。

趙：這些對白的處理是從電視學的嗎？感覺很奇怪，因現實中他們不會這樣說話。這比賽沒規定作品不能有粗口吧？

螢：很明顯有個角色是想說粗口，但不知是否因為有老師指導，因作品要出學校名字，所以會出現這種欲言又止的情況。

范：之前青少年組曾有被評為三級的作品，結果參賽者自己也不能進戲院觀看，當年岑珈其²參賽時也不能進場看自己的作品，這種情況常常發生。

螢：我覺得《生日願望》的創作者已在能力範圍盡可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中規中矩，驚喜不大，但也處理得妥善。我會提名《老張的審判》、《生日願望》和《Terrolice》獲特別表揚。

盧：如果用盡三個配額的話我也是這名單。

范：不一定要設定三個特別表揚。

黃：《生日願望》的女主角選角好像不太理想。

螢：好像把她塑造成水性楊花的壞人。

趙：第一個女孩出場的鏡頭很像是以前的動漫，創作者應該看很多這類作品。

螢：像那些 dating game (約會遊戲)。

卓：看來大家不反對《Terrolice》和《老張的審判》得到特別表揚。我支持《生日願望》得到特別表揚。

盧：我也傾向支持《生日願望》。

螢：我也是支持《生日願望》。

² 岑珈其為第十四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青少年組金獎得主。

青少年組得獎作品

金獎：

《謝生》

李念聰

銀獎：

《-.079.-》

李念聰

特別表揚：

《Terrollice》

李念聰

《老張的審判》

駱一鳴

《生日願望》

宋霆軒